隋書

一五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五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從家於豳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倉䢴白楊二柵幷斬其渠帥進平鄀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冊州刺

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
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彦
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
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
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
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
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彦水陸兼進攻錦山
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數千
據彭山彦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
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

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慶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慶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勱

高勱字敬德渤海脩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勱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勱勸後

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毀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勱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勱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勱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
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
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
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群生者也自昔晉氏
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秉其
際運拔起細微僭項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叛實肆其昏虐
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暱近姦回尚方
役徒積骸千數疆埸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
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
烽燧日警未以為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猒亂德妖實

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見怪或刳人肝以祠
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
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
仇讎知其動靜肝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
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
伐陳以勱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
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勱有
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
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
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勱遇疾不能拒

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勳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尒朱敞

尒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尒朱榮之族子也父彦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觧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

留貧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户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户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

敵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於河内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

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揺所主禮甚薄既而白
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
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從封濟北郡
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
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
朝曰無以加周揺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揺
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
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
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
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果

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楷密令左右覘所為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髙風素望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彦雲晉雲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禄大夫父

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能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

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歳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户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領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

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
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
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
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
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
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
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
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
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
州刺史後封晥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

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

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一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頴

侯莫陳頴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頴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

輦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盧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頡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頡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群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還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

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頵與行軍總管叚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頵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頵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頵入朝及進見上與頵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

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頴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頴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諡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負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勱死亡之際志氣懍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尒朱敞幼有權奇終能上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貞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從帳

不厚至於敎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夭性
齡盡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五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鵜之刺聞之

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戸歲餘轉內史下大
夫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
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
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
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
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
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
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
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
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

十萬匹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
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
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
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
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
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
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
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
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

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子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

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

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獘户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户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栁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幷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

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

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収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

曠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兖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

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
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
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姦當連其
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
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
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
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兖渠胄以天
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
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鄧州刺史前後俱
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後

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䟽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偽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卻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弢

宇文弢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珎周宕州刺史弢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黒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弢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弼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户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録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弼為監軍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絶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趣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以勞我逸破之必矣

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澮州刺史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

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權拜刑部尚書領大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呉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

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弼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弼譖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璦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

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

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衞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衞於是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衞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衞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衞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衞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衞士無不霑洽衞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

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
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
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
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
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録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
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
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
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
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勑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
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

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

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踈好與人群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

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
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
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
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
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
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
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
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巳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勒兵拒之頻挫其鋭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兇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諍可稱令狐熈所居而治薛冑執憲平允宇文㢸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尠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濟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閒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閒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

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
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
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
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
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
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
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
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
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 同作

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毋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

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簡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毻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之滄濛

鸞絓魚之密網罥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
乃遇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
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
威夷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緑
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
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嗈嗈而相續
絜齊國之冰紈皓客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
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絶漠
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
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

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棲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悶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冲天之復榮昔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棲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溏淙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

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閒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

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纏鏁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冑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蠹惜春發鴟恡腐鼠相江都而求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胆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譏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

王歛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蹤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獘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歧伯善卷恥徇幽憂干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攬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文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怳兮惚兮天

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言
旣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
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數
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覿人
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亥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
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
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
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
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
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

蠹尤深范卿撝讓之風揩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罷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蓋塡閭寔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嗽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盲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立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絶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

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縣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屛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鶩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眞人御宇斷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寘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棄影竄

迹礫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

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

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徹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

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
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騊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
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
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
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
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
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
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
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

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勑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

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竒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値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歳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

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
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
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
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
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
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
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
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
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
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

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呑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

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
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
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
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畧
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
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
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
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畧乃爾還除吏部

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楊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

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晩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旣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

絶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義軒已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蹤跡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

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邁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鄉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曆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鉦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貐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

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絶而更紐殊方稽
顙識牛馬之内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禴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
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
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
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
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内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
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
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横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
歩五千李陵所以陷没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

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災靈啓祚聖皇馭㝢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為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緜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

禮申勑太子改正六樂玉帛鐏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思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言聞一惡紀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

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
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
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
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徂征方知六十四卦謙
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
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
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
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
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
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

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劒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

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賛述昔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跱徂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賛聖德迴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

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
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
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
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
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
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
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
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
壽神化隆平生靈熙皐慶忠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
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齋跡姬

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賓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
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
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戲圖求
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交泰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
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
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
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
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
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
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

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叅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

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榷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列傳三　隋書五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筴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

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户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

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
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彦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

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幷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

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越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兹以外未

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殪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廻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敘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

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壼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

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也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

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

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侻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

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

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

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
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
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
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
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
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効節一官
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
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
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
尉迥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

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
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
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
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
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
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
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䛒

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從家襄陽祖惔梁侍

中父暉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内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叅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䛒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荅如響性又嗜

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内典令撰
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悦賞賜優洽儕輩
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
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
會輙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
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䇿帝每
在月下對酒輙令宫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
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乆之贈大將軍謚曰
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毋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
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
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
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
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
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
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鳥司鳳之后
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動植眇

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集馳
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
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
復夏截海藐商就望躰其尊咎咸昌其會緜區浹宇遐至
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
之樂綴兆摠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士字民心爲
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
鮮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頫勒狼居之岫熄慎南
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
明効靈狎素游頳團膏漱醴[illegible]景青赤孽歷厲盈足足

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
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
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質玄應特昭白爵呈
鐵彖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復武戴文曹
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梍砌采青
蒲將翔亦翔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翬
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
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
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翔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宸宁而徐前

來集來儀承軒舜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廻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度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大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

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廼武文
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
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寳黒
羽升壇青鱗伏阜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卲鳴岐祚
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萄
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宸衡陛戟上天之
命明神所格經應在稀伊臣預焉求緝韋素方流管絃頌
歌不足蹈儛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令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
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録更製七林各爲揔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傳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黄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

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諧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

基表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　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

以正時巛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叅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握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華命册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將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異志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

自往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逺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齊百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湯湯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磔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鄗廟有序翦成孤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

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録凡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
墳籍銷盡蒙塵晉戭不淮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何以求
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絶所撰
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
依舊目録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巳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
閣訖著心早嬰綦纂弗荷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
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
先志而單宗必強近虛室類原顔退弃無所交遊棲遲不
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
以庸瑣涼能孤陋未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

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
行人失職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還別館而懸壺家史
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
京已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
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
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
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
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
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一卷
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

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鎭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

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其黨輟牽民因逐宮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忠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常遣人賜齊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忠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

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
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藏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後直秘書内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
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
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畧古今治
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為縣丞遂
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
甚嗟愍之遂奏為從事因為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
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
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

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

文博遂奮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絜其源正其末者須

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曰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實直

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

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

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

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

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從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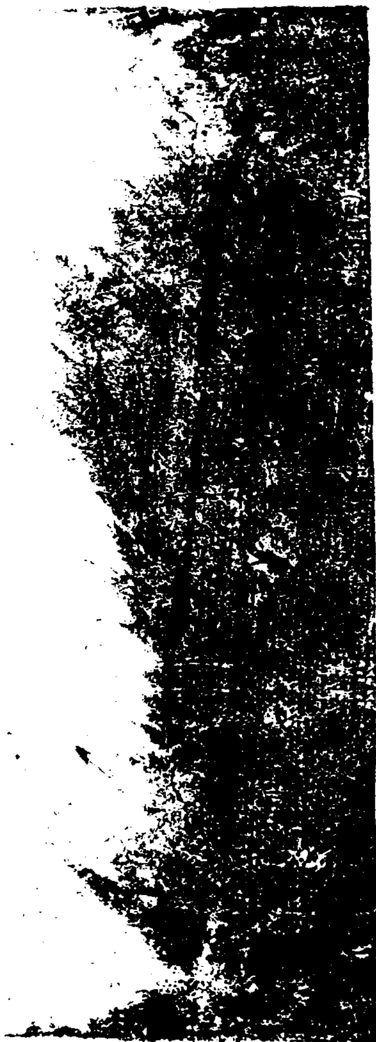
妃生男高祖大喜須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謂

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

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禄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審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列傳卷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煬三子　孫恭皇帝　燕王倓　越王侗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躰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

莊陵禮也蜃綍宵載鶴闕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
如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
臨發餞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彞徹祖階陀收重
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
史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龔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
陽居周軼誦勵漢韶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觿日幾
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蕤先
路舄弈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譽
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

晉在貴能謙居沖益慎封畿千里閭閻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扆清祕親賢允屬瀛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數言藻縟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己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炯戒齊嚴留連王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貫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遂瑤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惻摧具僚其如夜嗚呼哀

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瑶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虚嗚呼哀哉將寧甫寢長違望苑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脩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隧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歔纓弁以霑衿嗚呼哀哉九地黄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

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
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
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
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
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爲司
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
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
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
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

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
等總留臺事字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議以伺元德太
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
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
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
文都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内史令皇甫無逸兵
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内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
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
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

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

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
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
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
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禄重萬鍾禮極人
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
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内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
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
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
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邊裔仍
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

賊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
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
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
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
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
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
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
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
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
誠臣内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

太尉尚書令魏公册誠內發宏畧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
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縱
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
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摧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擁
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
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自
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
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恥梟
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
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

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眾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

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續宣
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
色懍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
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
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
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
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
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
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
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

能時絶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爲高祖所愛
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户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
爲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
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户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
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
以暕當嗣帝又勑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
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
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隷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
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塡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

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栿中析識者以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

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
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
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翊幸於暕違禁將之汾
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
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
千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
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
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樂
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
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

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

捕悚悚時尚卧未起賊既進悚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悚
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
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悚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
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
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
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
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
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
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

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後竟爲其停炙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暕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欽定國子監廣二十一

隋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特進臣魏徵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

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
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
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
軍長史從鄖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
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
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
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
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
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
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

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緜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朞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寳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

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
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
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
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
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
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
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
廻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
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竊著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
下蘄和滁方呉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
等州速造舟檝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
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
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舡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横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
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呉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
覽而大悦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上善之
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

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

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齔就學躭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起家為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

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
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
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
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未
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户數從征
伐累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
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
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
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

濟字文威鄭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
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廻仲文自度不能
支弃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
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
廻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
綵五百叚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
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廻於
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
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廻誠
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

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然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迴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

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渠郡迴守將劉子寬弃
城遁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
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
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
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
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
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
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
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

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
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
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
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
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
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
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
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
賊皆投洙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

毗羅匿欒傷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內宴賞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
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
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
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
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
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
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兇狼
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

於豢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彭徐州賊帥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頲作牧淮南坐制勍敵兼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鈎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録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

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璽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會

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旨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 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當籓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

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
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
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
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
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
戰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荅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遯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
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
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
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

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禀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户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

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頴口入淮
陳防主潘深弃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
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
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恊顗將圖之因卧閤內詐得心疾
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輙大驚即欲斫之不能
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
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
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
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
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

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樊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
退賜綵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諳闕稱兄無罪上令案
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門著勳績特原之髮為
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
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以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為
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
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太
尉歲餘卒謚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
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

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頵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為字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内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録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歷稍州別

雋揚州總管長史入為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勳簿不實免官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

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巂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閒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

際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
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
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
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
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
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
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
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
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
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

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

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懷𢙣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十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畧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